

谁的眼泪

艾嘉 著

Ai Jia

狂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艾嘉 著

谁
的
眼
泪

在
飞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的眼泪在飞/艾嘉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9

ISBN 7-204-05929-8

I. 谁… II. 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863 号

谁的眼泪在飞

艾嘉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65 千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7-204-05929-8/I·1062 定价:10.00 元

≈ 谁的眼泪在飞 ≈

一

汪静云今年三十三岁了，可依然像十年前一样让人觉得充满活力，英气勃勃。不过，十年的光阴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那就是一个步入了而立之年后的男人的成熟。

他在众人眼里是一个十足的天之骄子，上帝的宠儿。

在事业上，父亲和岳父托付给他的公司如日中天，业务蒸蒸日上，每年的利润都以可观的百分比上升着。

他的妻子鲍淑书出身名门，无论用哪个标准来看，都是十足的美人。她和汪静云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后来又成了同窗，现在则是他事业上最佳的参谋、最得力的助手。

没有人不认为他们琴瑟和谐，是夫妇中的楷模。而他们的女儿汪幼书也以她的聪颖慧质为这个家庭锦上添花。

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组成已快十年了。

不过，上帝造任何一样东西都不会让它十全十美的。所以，汪静云也有着不为外人所知晓的痛苦。

那就是他的惧高症。

他可以把他的卧室安排在底楼，可以让自己的办公室安置在底层，甚至当年要去英国，也可以坐船代替飞机，但是，这次他还是逃避不了了。

谁让这是一个讲求速度，以飞机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呢？

时间等于金钱、财富，而坐飞机则意味节约时间。这使他不迫使自己放弃坐船的企图，而忍受坐飞机的苦刑。他倍感

≈ 谁的眼泪在飞 ≈

身不由己。

而这一次又不得不强迫自己了。

“淑，我可不可以——”

望着精明强干的妻子，他刚把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

鲍淑书立刻明白那下面半句话是什么。

这使她有点不悦。这样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居然会害怕坐飞机！每一次，总想方设法逃避！

不过，她很快地克制住了自己的这一情绪，而在她无懈可击的脸上挂出最温柔而鼓励的笑容来。

“静云，你知道，除非万不得已，我怎么会让你去受那个苦呢？”

汪静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万不得已，万不得已！”他觉得这几年来万不得已的事真是太多了，尤其是近一年以来。

“淑，其实台北的那件事，你出面就可以了。”

他尝试着做最后的努力。

“但你才是真正的总经理呀！”

淑书的语音柔和但是不容置疑。

“静云，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去。不过你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这个毛病，对不对？毕竟我们已经进了讲求时效的时代。”

“好吧，我去。几点的飞机？”

他终于还是像以往一样最终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下午三点的飞机，你可以先好好休息一下。”

淑书总是尽量地替丈夫想得周到一些。

他点了点头。

“来，我替你按摩按摩，你尽量放松一下拉紧的神经。”

≈ 谁的眼泪在飞 ≈

被淑书按摩，对汪静云来说，永远是一件惬意的事。她的手温暖而有力，最知道他身体的需要。

“有了，静云！”

她忽然说，语音里带着兴奋。

“什么‘有了’？”

“静云，为什么不试试坐夜晚的航班呢？”

原来她还在想这件事。

“夜晚的航班？”

汪静云喃喃地重复了一句。除了时间上的差异，他想不出有什么其他不同。

“静云，你不是说过，你害怕那种无根的、被悬浮的感觉吗？而在夜晚，一切都是漆黑一片的，也就无所谓天，也无所谓地。你只要把星辰当作人间的灯火就好了。如果这样，你一定会好受多了。”

望着妻子显得有些兴奋的脸，汪静云感激地吻了吻她的唇。

“谢谢你，淑，你永远是那么地善于为我着想。”

淑书略带一点羞涩地笑起来。

“静云，你又何必谢我。我为你着想，其实也就是为我自己着想。我们是夫妻，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汪静云怜惜地把她抱紧在怀里。

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 ※ ※

但是，这天晚上，汪静云做了一个很奇怪梦。

他梦见自己处在一团漆黑之中。

而这一团黑是这样深，这样沉，使他不知道自己是站在地上，还是飘荡在空气中。脚下的那一种不踏实感使他不敢移动。

≈ 谁的眼泪在飞 ≈

正当他惊恐无助的时候，周围忽然亮起了一盏盏极小的灯。确切地说，他也不清楚，这到底是灯，还是鬼火，是星星，还是萤火虫。

这时候，他听到一个温和极了的声音在对他低语。

“别害怕，往前走。”

那个声音不断地重复，竟然使他产生了向前的勇气。

他迈出了一只脚，一踩却是一个空，他开始失去重心地往下跌落。

这时，他一下子看清，原来刚才自己正站在极陡的悬崖边上。

那个诱惑他的声音变成了刺耳的尖笑。在这样的尖笑声中，他看见自己面色雪白，心跳如急鼓，他感到自己就要在极度的惊恐中死去了。

正当这时，一团光不知从何而来，轻轻地托着他，缓缓下降，于是他看见一张年轻的女孩子的脸。

但是，不知是什么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总瞧不清楚，只觉得她的眼睛里满是温柔的善意。

“是你吗？淑？”

他试探地，小心翼翼地问。

然而他一开口，那双眼睛却仿佛受了惊吓，突地遁去，于是四周又只剩了黑暗和鬼火般零落的几点光。

“淑！”

在这样的惊呼中他醒了过来，浑身的冷汗，心跳不已。

黑暗里，他苦笑起来。

永远是这样。

每一次要坐飞机之前，他总会做一个有关从高空坠落的

≈ 谁的眼泪在飞 ≈

噩梦。永远没有可幸免的例外。

看了看表，才凌晨两点。他知道余下的几个小时，他都将睁着眼瞪着天花板了。

听着表嘀嗒嘀嗒的声音，他又看见了那双眼睛。

他终于躺不住了，一下子坐了起来。

“淑！”

他抑制不住地轻呼，慢慢地心里有了一团火。

于是轻轻地走到妻子的卧房前，他略微有些迟疑，终于还是将手放在了门把手上。

门轻缓地开了。

走到妻子的床前，只见她睡得很安稳，长长的睫毛随着呼吸而轻轻地颤动着。

汪静云多么希望此时此刻他的淑能够醒过来，让他看到那双纯美的眼睛！

但是，此刻她睡得正安稳。

汪静云又站了一会儿，直到夜晚的凉意将他整个地包裹。

最终，他像来的时候那样，小心翼翼地退了回去。

当他重新躺下的时候，他对自己并不感到失望而感到奇怪。

※ ※ ※

午后，天有一点异样。

本来还是蔚蓝的东方，突然之间变得通红一片。并且这一片红很快地向四方扩散，大有要侵吞西方天幕的企图。

太阳，又大又圆，是血色的一团。让人心惊。

汪静云站在窗前，为眼前出现的这一天色而感到震惊。

他似乎感觉到空气中那种灼人的气息。

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

≈ 谁的眼泪在飞 ≈

他对家有一种异乎往常的依恋。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表示。

男人在同一件事上只有表示一次软弱的权力，而他已经使用过了。

去飞机场的路上，他们夫妻俩几乎没有说什么话，这是和往常不同的。

以往，淑书总是会对他做一些叮咛，他也会有一些永远不会使妻子觉得麻烦的关照。

淑书仿佛也感到了这份奇特的感觉似的。

下车的时候，汪静云终于忍不住还是迟疑了一下。

“淑——”

淑书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笑容。

“静云，放心好了，我在这里会把一切都照顾好的。对了，别忘了每天再忙也至少给我一个电话。OK?”

“OK。”

静云本来想说，陪我一起飞台北吧，也许有你的陪伴，我可以忘记恐惧。

但这些话被淑书的话给顶了回去。

秘书马健君望着他们依恋不舍的样子，不由微笑起来。

“阿健，你不要光笑，我可把静云的一切都托付给你了，多用点心照顾他。”

“放心吧，汪总又不是小孩。再说，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不如你亲自陪他去好了，免得我回来又挨骂。”

他故意开开玩笑，想把离别的气氛冲淡些。不过，他倒说出了静云想说的。

淑书却只是一笑。

≈ 谁的眼泪在飞 ≈

“油嘴!”

健君做了一个鬼脸。

“好了,时间不早了,该登机了。”

她轻声地催促,在静云紧握住她的手上安抚地拍了一下。

“我走了。”

汪静云说得不免有些黯然。

走了几步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天里都没有好好地看过淑书的眼睛,不免心里懊恼着,转过头去。

然而,在这样的距离里,他只见到妻子微笑的表情。

他此刻有一种冲动,只想跑上前去,仔细地端详她的眼睛,把她看个够,但他克制了这种使自己显得幼稚的冲动。

淑书看见他依恋地转身,于是轻轻地挥了挥手。

汪静云在这个细微的动作里十分悲哀地看见两个字——分离。

直到登上了飞机,他还在不断地自问着:今天我究竟怎么了?

血色的黄昏已完全被黑夜所代替。极深的黑色令人完全遗忘了刚才那一团令人不安的火焰。

没有月亮。

※ ※ ※

没有月亮的晚上,星星就会显得格外多,也格外明亮。

“从来也没有想到,夜航竟然是这样有诗意!”

马健君贪婪地望着窗外的美丽。

“所有的星星都像镶嵌在黑丝绒上的钻石一样发出冷而艳的光。美丽而圣洁,让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的诱惑。”

经过起飞时强烈的恶心和恐惧之后,如今听到健君略带酸

≈ 谁的眼泪在飞 ≈

气的感叹，汪静云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

这也是他喜欢健君的原因。

这个不得不在瞬息万变的商界中谋生的年轻人，却依然有着一颗大男孩子的心。

在他的那番话的引诱之下，汪静云竟也好奇地向外望去。

他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

显现在他眼前的夜景，竟然和昨晚梦中的景色没有什么区别！

一样是黑而混沌的一片，同样是几点若有若无的光！

梦里那种急速下坠的感觉立刻涌上来了，静云只觉得飞机在失控，在下坠！

他心里惶恐极了，闭上眼睛，想用极大的自制力控制住自己。

他真想说：“停下！让我下去！”

“先生，您还好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分辨出那个声音在说些什么。

但是，有一点不同寻常的东西使他竟睁开了眼。

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低呼出了声。

因为他看见一双眼睛！

和梦里所见的一模一样！

这难道是真的吗？

“先生，您哪里不舒服？”

“我有惧高症。”

他十分自然地就将自己生命里最大的弱点暴露而出。

马健君吃了一惊。

≈ 谁的眼泪在飞 ≈

跟他已经三年了，居然不知道他有惧高症！现在回想以往发生的有些令人不解的事情他开始想通了，原来也是由于这种原因。

不知怎地，汪静云把这个只有妻子和父母才知道的秘密轻易地坦白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

那双眼睛里流露出理解和同情。

“吃一片安眠药，睡一会儿好吗？”

“没有用的。”

她想了一想。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我可以给你做催眠，这样，可以让你睡到飞机安全降落，我是心理系的，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

汪静云对这双眼睛的主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信任。

他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那么，看着我的眼睛。”

其实这一句是完全多余的，他一直都没有放过她的眼睛。

在她的引导下，汪静云进入了一个恬静没有恐惧的梦乡。

“燕子，你又在装神弄鬼了！”

一个圆脸庞的女孩子笑着走了过来，轻声地取笑她。

燕子伸出一个指头放在唇上，示意她不要再说话，然后向马健君做了一个手势，请他帮忙让汪静云平躺下来。

“你们是一起的吧！”

她问得小声而严肃。

马健君点了点头。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

“怎么危险？”

马健君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
！
艾
嘉
！

≈ 谁的眼泪在飞 ≈

“你怎么这么糊涂！让一个患有严重惧高症的人坐飞机，这无异是一次小型的谋杀！”马健君倒被吓了一跳。

“小姐，太严重了吧？”

“这完全不是危言耸听。在极度的恐慌之下，他的心跳会急速加快，时间一长，必然无法承受。这难道不是谋杀吗？他应该去的地方是心理诊所，而不是让他冒这个险！”

圆脸的女孩拉了拉她的衣袖。

“燕子，别说了。别忘了上一次客人的投诉。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听你的忠告的。”

“吴萍，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怎么可以三缄其口，装聋作哑？”

燕子丝毫也不在意。

“先生，我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但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如果是那样的话，在他的惧高症没有被克服之前，请再也不要这么做了。迟早有一天，他会死在心力衰竭上的。”

马健君被她劈头盖脑的教训弄得哭笑不得。

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被一个看起来比自己还小的女孩教训。

“小姐，请问芳名？”

吴萍脸上的笑容没有了，她怯怯地看了马健君一眼，又看了汪静云一眼。

“先生对不起——”

“阿萍，为什么要你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引起的嘛。”

燕子打断了吴萍的好意。

“我姓‘詹’，‘詹天佑’的‘詹’，‘燕子’的‘燕’。如果你要投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编号。”

≈ 谁的眼泪在飞 ≈

“投诉？我说了我要投诉了吗？”

这下子，吴萍倒是一愣。

“那你是——”

“我只是想说一声谢谢而已。既然要说谢，当然也就应该真心诚意地请教芳名喽。詹燕，詹小姐，我叫马健君——‘老马识途’的‘马’，‘天行健，君子自强以不息’的‘健’，君子的‘君’，在这里我诚心地表示谢意。”

边说，健君边拱手作揖。

这么一来吴萍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谁问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有来无往非礼也。”

马健君又酸起来了。

“此外，詹小姐，我在这里还要郑重声明，虽不敢说自己绝对无辜，但确实可以说一句，跟了他这些年，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他有惧高症。”

“或许这么一表白，谋杀的嫌疑大概可以洗去了吧？”

詹燕不解地挑了挑眉毛。

“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

“不，这不是第一次。但是以往，他都克制得很好。每次一上飞机都和我讲公司的事情，不让这种恐惧战胜他。”

“所以，虽然每次坐完飞机后他都显得特别疲倦，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马健君的声音里含着一种敬仰。

詹燕飞快地瞥了他们俩一眼，马健君只觉得有光一闪而过。

“对不起，那么是我错怪你了。不过，我想以后他还是坐船、坐火车的比较好。或者，他应该先根治这种恐惧。”

≈ 谁的眼泪在飞 ≈

马健君还想开口说什么，话都被封住了。

“那么马先生，我失言了，我们还有别的乘客需要照顾。”

说完，她面带微笑点头转身就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马健君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异样的、从未有过的感觉。

※ ※ ※

汪静云的这一觉睡得很香甜，没有梦的纠缠。他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

“爹地，早上好！”

听筒里传来的这个可爱的童音，把将他吵醒所带的那点不悦一扫而光。

“小书，早上好！这么早就起床了吗？”

“什么，还早啊？人家都已经起来好半天了，跑过步，洗过澡，吃过早餐了。爹地呀，你是不是还赖在被窝里？太阳公公要来打你的屁股了！”

汪幼书愉快的笑声也感染了静云，他不由也笑起来。

“好了好了。我认错，下次一定不敢这么偷懒了。”

“爹地，妈咪有话要跟你说，我过一会儿再跟你说话。”

汪静云等待着将话筒从这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中。

“静云，昨晚的飞行还好吗？”

汪静云一下子不知该如何回答。昨晚的飞行像一个梦，他还来不及体会。

“还好。”

太长时间的思考显然是不恰当的，他下意识地用惯用的回答来解决。

“那我就放心了，对了，现在应该已经是九点一刻了，静云，

≈ 谁的眼泪在飞 ≈

别忘了今天的谈判定在十点。”

他看了看表，果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知道了。”

“我等你的好消息。”

“淑，——”他愣了一愣，竟然忘记了接着该说什么。

“嗯？”

对方已经在催促了。

“拜拜。”

他只好结束通话。

“拜拜。”

放下话筒他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问候一下妻子。这么多年了应该已经成了习惯，不至于遗忘的。

汪静云想补一个电话回去，但是只为了一句问候，又似乎有点太过认真了。

他终于还是没有打。

※ ※ ※

当他下楼的时候，马健君已将文件收拾好了，正等着他。看上去他的气色非常好，显然有很好的心情。

“汪总，今天的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可不可以在台北多留几天？”

去谈判的路上，马健君忽然说。

汪静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想放松一下，好好休息几天？”

马健君的脸一红。

“不是。”

汪静云有趣地发现这么一个大男孩，竟也会有忸怩的时候。

≈ 谁的眼泪在飞 ≈

“我说出来你可不能笑话我，我在台北看中了一个女孩子。”

汪静云微笑起来。

每个男孩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吧。

“哦，什么时候发生的事？能不能向我透露一下，是怎样的一个女孩，终于牵住了我们骄傲的马公子的心？”

马健君更加不好意思了。

“其实这个女孩子你已经见到了。”

“哦？”

“她叫詹燕，就是昨晚飞机上的那个为你做催眠的空姐。”

汪静云的笑容立刻有点僵。

为什么竟是她？

但为什么不能够是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睛，真是绝了，璨若星辰。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秋水伊人’。”

汪静云怎么能不注意到她的眼睛呢？

这时，车缓缓停下了。他猛然一惊。

我怎么会这样的感情呢？别忘了自己已经有妇之夫了，居然还会为一个女孩子而有醋意！汪静云啊汪静云，追求女孩的权利已不属于你了。

“好，如果成功的话，我放你一个礼拜的假，够了吧？”

马健君不禁喜笑颜开。

一个礼拜，真是比他原本期望能够得到的还要多。

“足够了。”

“好，既然足够了，就不要让我失望。她是一个值得花工夫去追的女孩子。”

汪静云其实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怎样的结果才是他想要